

英國查理摩根著
海寧宋國樞譯

法國與世界文明



3 2173 3799 1

法國與世界文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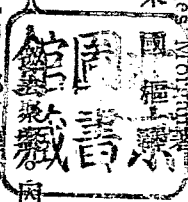
英國 Charles Morin 著
海寧 宋 國 權 譯

英法的關係

在法國失敗前不久，我承一位富紳同時也是一位有聲望的軍人前會聽我提起法國人，便向我道：「我真的不甚明白，好像你所說的，都有理由；不過我本人，却不敢自稱了解這些人」。原來在許多英法人士之間，早有猜忌，更因一九四〇年夏天的事變，益發加重了；我們的兵士，尤其是空軍人員，都相信法國人在戰場上拋棄我們；就是法國人當中比較得到確實消息的人，果然承認我們，在作戰時期，業已實踐我們的諾言，履行我們的義務，可是，他們始終深信，如果在前二十年之間，我們肯切實協助他們，德國決不會從新變成一個威脅，他們並且以為，無論如何，我們在危急的時候，總應該多想些辦法。在彼此攻訐的言語裏，的確存在一部份的真理，於是那些猜忌的人，便借經過的事實為話柄，自信他們的猜忌，確有根據。

凡是和我一致，承認「法國是世界文明必要的一個思想，」和「脫離了牠得來的勝利，仍不免是失敗」的人，也不應該諱言這個事實：就是許多英國人，不愛法國人，許多法國人，不愛英國人。由於這種關係，許多法國人，像賴乏爾一樣，竟想和萊茵河

法國與世界文明



(南)

對岸的人合作，建立一個歐洲新秩序；同時，許多英國人，也想在戰爭勝利這一天，或是由英國單獨出來，或是邀請美國參加，成立一個盎格羅薩克遜同盟，把法國擠斥在外。

我很早就反對這種意思。自從簽訂凡爾賽和約，我始終提倡，英法應切實聯盟，我認定這着棋，是歐洲和平組織的基礎。一九三四年，承悉晤士報委託一種非政治的使命，我遊歷歐洲各地，到處看到凡是當時身歷其境的人，無論外交界人士，或報館通訊員，無不洞悉德國正在設法離間英法，好讓牠日後實行各個擊破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，我在巴黎大學演講，對法國人說，如果他們很正當的指責我們的外交，過於遲疑的話，我就奉勸他們，不要忘記我們兩個民族，在性情上原有種種不同。法國人喜歡任何協定，總要清清楚楚，一切條約，應該簽字，並加蓋火漆印；可是英國人堅決表示，在規定條約義務的時候，不妨使這些規定富有彈性。當時我請聽講的人，回憶巴黎聖母堂那塊記念歐戰陣亡的我國將士所立的記念碑，當時並沒有任何條約，規定我們派遣二十萬人來海峽對岸的義務，但是這塊碑上明明寫着：

「爲記念大戰時陣亡並大半埋葬在法國境內的一百萬英國人而立。」

：當時我曾經發表意見說，等到時機降臨，我們雖沒有簽過字，也必要實踐諾言；我並請聽講的人，不必追問彼此所用的方法，何以這樣不同，總得信任我們，並對我們表

示忍耐，「假使我們分開，世界就沒有救了。」

這是我的信念，現在比任何時還要深摯；不過我請你們放心，我不想依憑自己的信念，對你們做一個歷史的和政治的說明。講到政治的理由，我覺得對這班藉口首相是危險份子，是親法派，強迫他擺脫政權的人，也就是在危險時期，躲在他背後，等到勝利降臨，忍心拋棄他的人，根本不必向他們詢問，祇要你們自己想想，自從阿脫利亞海的口岸，被敵人佔領以後，我們的商輪，歷來損失的噸數有多少，或者更想想，現在法國北部飛機場的情形是怎樣，就足夠說明了。誰不知道我們爲保衛自己的生存起見，必須在巴黎交結一位朋友，不願碰到一個敵人呢？

法國的精神生命

但今天我並不採用這種戰略上的論證。我並非要證明「法國的強盛和獨立，對於我們政治生命的持續，是一個必要條件，」我是要論述一件不相同的和比較廣泛的事，證明「法國的精神生命，是一個思想，這個思想的淪亡，就是世界的淪亡。」

我時常聽人家說：「法國已經衰落了，腐敗了，未來的世界，從牠的身上，再也得不得什麼益處，英美兩國，儘可不必需要牠。」我的意思，却是相反，我以爲牠雖有種種錯誤和不健全的處所，但牠的本身，還具有一個因素，人們在別地方找不到的，假使缺

乏這個因素，盎格羅薩克遜民族的優點和精神，祇能算美中不足。問題並不在探問牠是不是在打仗時候拋棄我們，或是牠過去犯了什麼錯誤，也不在問明白英法同盟，究竟在戰略上有什麼價值，我必須擴大我的分析，把我的判斷，建立於一個定評上，所以要先評定未來世界裏，人的價值，精神的價值，究竟是怎樣。

從我們舊世界所有的當中，從我們承認的文明所有的當中，我們究竟準備犧牲那一部份呢？保存那一部份呢？要設法添加那幾種新的因素呢？對這些問題的答覆，全視我們所定的價值比照表面而定。如果除開黨派的遺傳的性情的各種區別以外，我們在這種場合，有妥協的可能，如果依照我們的信念，文明二字，不是一個空洞名詞，不是騙人的幌子，而確是具有真實意義的，和上帝、正義、藝術、等字，是相同的，為人人所承認的，在人們所給的各種特殊的定義中，有共同意義的簡單說一句，如果文明真是活的，真是一把火炬，我們堅決認為可以光照前途的，那末，我們應該自問，如果這個火光一朝失去了法國的支持，是不是將要開始黯淡下去，衰弱下去，以至於完全熄滅。

我們首先要追問明白，所謂法國的支持，究竟是什麼？所謂唯一的因素，為人們在別地方找不到的，至少沒有同樣程度的，可以補充我們自己所有的優點的，究竟是什麼？然後再考研文明的本身，究竟是什麼？我們更應從目前的動盪中，透視和辨別，這些有益於人類幸福，能使思想健全，勇敢、純正，的優點，為法國所固有的，究竟何

在？

先問法國人特有的優點，是些什麼？

在約翰蒲山 John Buchan 逝世前不久所寫的自傳裏，有一段記載：「一個民族，到了喪失自信力的時候，纔會投降他人，纔肯把牠的靈魂，交給一個獨裁者，或一個寡頭政權。依照華爾脫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鮮明的形容詞，牠纔會自上隸轄，企圖制止手的戰慄。」這幾句話似可適用於由戰慄而投降的法國，但我們對於靈魂一字，不肯輕易援用，因為論到一個民族，我們嫌這個字的意義，過於廣泛，過於誇大，倒不如援用智慧這個字，比較妥當。論到法國，經過的時間愈長久，愈顯示牠沒有交付牠的智慧，牠繼續表示反抗；當初賴伐爾的下台，是法國輿論界的潛勢力驅逐走的，對他放的鎗，是法國放的。當時法國的報紙，已被束縛，巴黎已被佔領，維琪政府，正在遲疑不決，民主政治的領袖，都被送入監獄，法國所留的兵力，遠在非洲，然而法國在這種環境裏，還能表示牠的反抗，那真是歷史上驚人的表現！無論戰事如何結局，這件事，永遠是驚魂動魄的現象。法國從沒有把牠的智慧，交給一個獨裁者，也沒有交給拿破崙，拿破崙亦很聰明，從沒有要求法國做這樣一個犧牲，他果然役使法國的身體，跟着他東征西討，但從沒有迷惑法國的智慧，供他御用。

法國人的特點，就是別人沒有方法教他們趨於一致，任何的報紙，不能單獨教他們

怎樣怎樣思慮，法國人有千百的小報，他們雖然張張閱讀，却是同樣抱着懷疑態度；任何的政治家，不能單獨支配大多數的擁護人，姑不論這點是法國人的幸福，或是他們的不幸，總之，法國人有千百的次等政客，他們對那一個，都不完全信任；任何的大將，不能使他們目眩神迷，他們有千百的次等將領，每次作戰開始，他們先在這羣當中，取消幾十個，以示警戒，可惜這一次的肅清運動，實行得太遲了！

邀我共餐的那一位軍人，想要回答我說：「這樣不穩定的民族，永遠不要信任牠。」「不錯，這幾年以來，法國的政府，老實說，牠的整個政治機構，顯露出很危險的不穩定局面，這是無可否認的。不過，其中原因，甚為奇特，並非人民不穩定，牠的人民，既是安土重遷，自應比英國人更為穩定，更為儉樸；依我看來，弊病在於法國當時實行的共和政體，和這個政體所有危險的機構。英國和法國一樣，國會可以推翻政府，但英國首相有解散衆議院從新改選的對抗權力。要知道政府果然不喜歡被人推倒，那些議員們，又何嘗喜歡被遣回籍，致他們花錢奔走，結果落得一個不當選呢！英國各種的相對力量，因此得到相當的平衡。推翻政府，當然是可能的，但不能在一星期內，推倒兩次。法國國會的權力，特別澎大，可以用一次突如其來和不假考慮的投票，推翻政府，同時，自己却絲毫不担受什麼危險。內閣總理不能要求解散國會，當他忙於奔走巴黎，企圖組織新閣的當兒，那些議員們却安逸地袖手旁觀，等到內閣組織就緒，祇要他們願

意，依舊可以從新倒閣。依我個人和許多法國人的意思，憲法上有這種弊病，對於政治制度，根本不利。

現在第三共和國已經死了，想牠再不會照從前模樣回生轉來。假使我們把法國議會政治偶然發生的不穩定的現象，和法國民族主要的價值，混爲一談，那就大錯特錯了！作成法國民族主要價值的，是思想獨立，是鄙視一切現成的思想，是牠的智慧，特別公正。我們的公正心，至少我們自信兼有的公正心，係屬於另一類的。鮑特溫爵士稱爲公正的性格，這話或許是正確的。不過這個特性，很顯明的，屬於直覺方面，不屬於理性方面，是國民共同的，不僅是個別的。我們的確是空前絕後的偉大，能夠在國難當前的時候，大家捐除意見，表現一個剛毅渾成從不發生疑問的意志，供全世界的觀瞻，我們兼有這種優點，已有事實證明，反之，法國人時常把這個優點冒險喪失。

但法國人所有的優點，並不低於我們的，可說他們的優點，是我們的補充。在這樣一個時代，無論從舊金山到倫敦，從倫敦到柏林，從柏林到海參威，或是到東京，有人正在想盡方法，迫使人人信仰那些杜造的思想，在這個時候，我們實在欽佩法國人，獨有抵制思想機械化的本能。他們不是一個隨聲附和的民族，確能堅決抵抗一般羣衆的口號，不受迷惑和催眠。那些不愛法國人的人，便要稱他們爲懷疑主義者，同時，這種天然的傾向，致使法國人不爲英美人或德國人所愛悅，因爲英美德的人，要求所有報紙，

刊登合於他們理想的標題；我們說好聽些，法國人智慧上的公正心，帶着懷疑的因素，有時能刺激我們的快感。但我並不要感情用事，現在大胆說一句，如果我們要拒絕這些大量製造出來的思想，要拒絕納粹制度或共產制度，如果如此，我們必要承認法國人的本能，使他們抵抗頭腦標準化，使他們尊重個人的思想自由，確是一個大的貢獻，為我們的文明所不可缺。

法國人對於人生的態度

法國人第二個顯著的優點，在於他們的人生觀方面。祇有膚淺的觀察家，既沒有誦讀方濟各馬利亞克 Françoise Mauriac 的小說，又沒有設想法國人為保持家庭完整所忍受的痛苦，怎樣值得欽佩，祇有這班人，纔敢妄稱法國是風俗澆漓的民族。須知法國人和中國人及古希臘人，都具有相同的本能，這個本能，可說是文明民族的一種特徵：就是認快樂，為一個賢哲的人生，所不可缺。

美國人和我們，對於快樂，永遠懷抱一種不信任的態度，尤其是對於特別講究的快樂，我們不獨辨別為無罪的與有罪的兩種，（這種辨別，如果基於理性而不基於成見，自有充分理由）而且常傾向於假定一切快樂為有罪的，非至得到反證後，不肯放棄這種態度。中國人，希臘人，和法國人的意見，却是相反。我們說過度的快樂，有種種不利

，這點尙屬持之有故，但法國人會答復說：「誠然！但任何過度的事情，都有不利，快樂本身，並非罪惡，不尋快樂，也不就是美德」。

我們有這樣一個習慣，就是要辨別精神上的快樂和身體上的快樂，這種辨別，也許是合理的，不過事實上常超出規範，常是虛偽的。太陽的光輝，黃花的芬芳，席地所得的溫暖，蒲特蘭爾 *Baudelaire* 的一首長詩，海納 *Haydn* 的一首四節譜，所給予我們的愉快，究竟屬那一類呢？精神上的快樂呢？還是物質上的快樂呢？我想這種快樂，不過在程度上有點不同，其實，無非都是聲色之娛。既然如此，我們還能肯定說，在一個賢哲的人生裏，沒有聲色之娛的餘地嗎？如果認為不當有，那末，我們必須自己否認是希臘文明和文藝復興的繼承人。用知矛盾之來，由於我們所有奇怪的習慣，常將本身絕對純潔的名詞，認為含有不道德的成分。我記得有一天和幾個法國朋友，長久辨論蒲特蘭爾的兩句詩：

Ly tout n'est qu'ordre et beauté 那裏，祇有秩序和美麗，

Luxe, calme et volupté 富麗，幽靜，和快感。

第二句詩，不能譯成英文，因為 *Luxury* 不等於 *Luxe*，*Voluptuousness* 亦與 *Volupté* 不等，原因是法文這兩個字，雖然絲毫沒有不道德和可怕的含義，却牽想到故意尋樂的意思。一提到故意尋樂，英國人立刻視為嫌疑，這是爲甚麼呢？就是我們自己

，對於飲酒不作牛飲，而細細品味，何嘗視為不道德的勾當呢？

法國人不過把我們對於飲酒的態度，索性擴到人生的一切快樂。法國人稱幸福者為有暢快 *Ambiance*，和我們所稱舒適的感覺，有點不同。有人對我說，冷水浴使盎格羅薩克遜的運動家，有舒適的感覺，本人從沒有嘗試這種勇敢的快樂，但是，假使真有這種快樂，也就可以說明為甚麼法文暢快 *Ambiance* 一字，不能譯成英文。暢快 *Ambiance* 是供精神寄托的一種氣候，沒有這種氣候，也就沒有戴渥克里脫 *Theocrite*，沒有沙福 *Sapho*，沒有加兜勒 *Catulle*，沒有米蓋郎席 *Michop. Ange*，沒有莎士比亞，*Shakespeare*，這個字令人懷想某種靈魂的境地，為我們所認識的，但為我們所隱藏的，一種與德國的世界觀處於相反地位的境地，為文明所不可缺的，也就是法國人獨有的人生觀中的一種因素。

這種人生的態度，果然以對於快樂的認識，為一種因素，但亦含有其他的因素，我們因此很難覺得妥當的定義。我常常自問，使我在法國感覺理性得到滿意，幻想得到愉快，使我欽慕法國，愛護法國，使我感覺文明的脈脈，在她的身上跳躍者，究竟是甚麼原因？我想要答復這個問題，無論所答正確與否，最好不採用一個硬性的和客觀的定義，還是採用多數的例證，較為妥善。

驚哉 *Victor Hugo* 死後，法國人以空前的隆重典禮，優予殯葬，你們還記得嗎？他

不是國王，不是政治家，也不是電影明星，僅是一位詩人。我們呢？我們對於拜倫 Byron，祇是在韋斯敏寺修院裏，給他一棺之地罷了。

請看另一個例證，不過這是我親身經歷的一件事。戰事發動後第三個月，海軍總司令部命我跟隨英國代表團，前往法國海軍總司令部工作，是時，該部已從海軍部遷往孟德儂宮附近一排木房內辦公。那裏時常輪到我担任夜間警戒，每天早餐以前，當我正等候前來接班的同事時，常有人敲門，走進來的，是一個法國水兵或巡邏兵，有時他們幾個人同來，手裏拿着我的譯成法文的著作。這些青年，決不是美國人常稱道的好奇者，不是張着兩隻大眼睛看我，也不是向我索取親筆字跡，他們是來和我們商討文學技術方法和結構，都是些精細的疑難，我們談了許久，因為法國的各種批評，都是注重參證，並以熟讀名家著作為基礎，我們也就談到拜爾蒙克 Balzac 和斯當達爾 Stendhal 兩位作家，這些青年使我得悉許多事情。他們僅是普通的水手，不過他們所隸屬的海軍，我敢斷定說是世界上最優良的。這件事，我想在別的國家，決不能同樣發生。依我看來，可以證明法國人對於藝術，雖不比其他民族，更懂得賞識，但他們的確具有自然領悟的宿慧，能夠放談藝術，毫不感覺胆怯，和縱談饕餮兒童天氣，毫無分別。這是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，藝術是人生的一部份。他們看待藝術家和學問家，並不當作可憎可怖的人物，和離奇的鬼怪，不過和農夫一樣，同為正常的必要的人員罷了。文明人對於藝術家的看

待，便是如此。

我並不替法國在藝術和科學方面，爭取一個最顯要的位置，這樣的辯論，與特選的對壘球隊，競賽球藝，如出一轍，有甚麼用處呢？假使我談到印象派的畫家，談到基特 Gide 或葛洛代爾 Cludel，談到茹佛 Jouvet 導演的本領，談到納諾爾曼 Lenormand 或齊洛徒 Giraudoux，旁人儘可提出蕭伯納和阿韋斯德約翰 Augustus John 來答復我，這樣的方法，不能求得一個有用的結論。但是不要忘記，在詩畫音樂和科學方面，別的国家，誠然有超越法國的，不過一般的藝術家 and 科學家，總要到法國去學習，雖不一定去上學校，或學習藝術和科學的實用，但他們是去學習怎樣做一個學問家和藝術家。外國人到牛津耶路羅馬或海特勒，學習某種專長，他們果然也爲了同樣目的，前往巴黎大學聽講，但他們到巴黎去的重要理由，爲的是在那些咖啡館，研究室，新式建築，和老式陋室裏，可以學習怎樣過生活，這是任何教育，不能教授他們的。

我們盎格羅薩克遜人，想盡方法，使巴黎英國化，不錯，在塞納河的右岸，我們有相當的成功。但聰明的法國人，仍舊保守固有習慣。在那些比較貧苦的市區裏，法國人仍舊保持他們的思想和工作，他們繼續在討論「智」的事體。從另一方面講，法國人比我們更富有島國性情，他們很少爲求快樂而旅行，一則在國外費用太大，二則外國的酒食，沒有自己的好，三則他們不必旅行，整個歐洲，整個世界，前來拜會他們。有一本

專爲美國人用的英國指南上寫着：「這裏有二個大學，牛津和劍橋，假使遊客缺少時間，劍橋不必去一，旅行歐洲大陸的人，儘可不去維也納，不去雅典，不去蒲達拜斯，他們必須一瞻巴黎。一切的思想，人物，革命，人類的痛苦和幸福，先從巴黎傳到世界。巴黎是心房，輸送文明的血，流到各方面去。」

法國對於文明的貢獻

凡是認法國無益於我們的人，凡是認我們不必保存法國獨立的人，尋常將他們的意見，建立於經濟的理由上。他們以爲人不是一個個體，而是經濟整體裏的一份子；他們以爲這次戰爭和上次相同，完全是經濟衝突。這種見解，施之於上次歐戰，比較近似，如果施之於這次戰爭，不免錯誤，依我看來，無論上次戰爭，和這次戰爭，均不完全是經濟衝突。須知世界的動盪，由於思想的動盪，決不是以經濟爲主要的經濟動盪。世人素來老實相信，最初的動盪，是經濟的動盪，不是毫無根據，因爲大家看到世界正在努力創立新秩序，正在設法使人類普遍利用天然資源，使這些資源得到較公平的分配，所以發生這種信念，同時，現在的經濟制度，的確不健全，因此產生種種極不公平的事實，任何人不能加以否認。但依我的意思，如果我們由此推論說，人類對於一切問題，先從經濟方面着眼，人類解釋歷史和命運，僅援用經濟學的術語，那就大錯特錯了！

一般的經濟學家萬難料想的，就是人類無論男女，除了經濟的慾望以外，更具有偉大的勇氣，熱烈的情緒，狂妄的希望，難言的隱情，簡單的說，更富有人性。使我們爲此而生，爲此而死的，決非那些商務協定，決非那些關稅壁壘，却是一個鼻的形狀，一雙眼的光采，一齣曲的音調，却是濃郁的香氣，却是生活的方式，却是英格蘭名貴的美麗。德國人亦不是爲要多得經濟利益，發動戰爭，因爲他們是一個愛大好戰和驕傲的民族，上次打了敗仗，他們立誓要洗滌這個污點。德國人崇拜英雄，出於天性，希特勒的動作，聲望，能力，樣樣使他們中了催眠。凡爾賽和約的大缺點，非在經濟條款不能實行，却在於起草的人，側重經濟方面，忽視了問題的本性。因爲心理的診斷，先已錯誤，所擬定的治療方法，自然不會發生效力。

現在的人，已逐漸覺得經濟的衝突，雖也是實在，也是重要，究竟不過衝突的一方面；在這種衝突掩蓋之下，另有一種衝突，將兩個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形成對峙。德國人所夢想的，不在富源的增加，和從新分配，而在求「國家戰勝個人」。他們正在尋求一位新的上帝，不是新的市場。由此推知：這次戰爭的最後性質，並非經濟戰爭，而是與古代宗教戰爭，具有同樣的性質。這次的衝突，是兩個不同的人性觀和義務觀的對抗，雙方對於文明是甚麼，文明應該向着什麼目標前進，懷着不同的觀念，就是這些觀念的衝突。因爲在這個衝突中，法國人和我們自己，對於文明的含義，有所貢獻，能夠加以

充實，又因爲這兩個偉大民族，彼此都有截長補短的效用，所以「法國爲我們所必要，爲文明所必要」。

在艱難的時候，我們個個人，都有只顧一面的趨向，或者只要混一天算一天，因爲他們覺得空談計劃，無裨實際；或者因爲個人性情，反對這種態度，便要趕緊採用猛藥和不成熟的計劃，立刻改造世界，就這兩種人而論，那些混過日子，不用各種作戰目的和平建議，在報紙上，大放厥辭的人，要算是比較好的，因爲他們的態度，決不能發生什麼危險；至於那些熱烈的和急於改造的人，因爲自己不能了解何以波蘭，捷克，匈牙利，土耳其的人，不肯直接了當接受他們改造世界的計劃，所以都是些危險份子。並非說在原則上，他們必然錯誤，但因他們缺乏忍耐力，並且好大喜功，所以不免發生危險。這班人，在日內瓦得意忘形的時期，從沒想到，要使他人吸收新思想，必須經過長久時間，先要完成革心的工作。可是，在思想遲緩的進行中，機械化部隊已迅速的前進了！

所以我們應該從早高瞻遠矚，趁這目前環境，就要確定未來世界的性質。不過不是要我們確定國界，裁兵條款，或將來和約應成立何種國聯和聯邦，是要我們確定一條路綫，使一切未來條約有所遵循。換言之，我們究竟應向何種目標前進呢？

要答復這個問題，誠然有成百成千的方式，但無論英法兩國的人，擬具什麼答案，

很少能夠撇開「文明概念」，不加提及。依我們各人的意思。關於文明突應向那一個方向前進這一類的問題，彼此決不會抱着相同的見解，而且我們既不是納粹主義者，當然不希望彼此同意；我們提起文明這個名詞，把牠當成一個能夠生長的有機體，又當牠和水源一樣，所以彼此的頭腦中，決不會有同樣的東西。雖然如此，在相當的限度下，我却敢相信，祇要我們偶然想到未來億萬年的世界，我們決不去探求那些和過去時代毫無根蒂的東西，因為從歷史的觀點講，把歷史截斷，從新創造，那是一件絕對不可能的事，反之，我們必要探求一個更完善更活潑的文明。求那一點更完善呢？求那一點更活潑呢？那些左派右派的人，儘管拿這些問題，當作資料，去正當討論，那是與問題的中心，毫不相干。現在我們要知道的，不是政黨的成敗，而是人的命運。歷史家和詩人赫地（Herbert），曾運用尖銳目光，觀察過去的世界，我們要取法他這種高瞻遠矚的精神，從未來的久遠中，預察人類的痛苦與偉大；文明的潮流，在我們透視之下，不斷的洶湧，牠是過去世界的遺產，未來世界的嚮導。這個潮流，在德國人的世界觀裏，是沒有的，但在法國人的透視中，成爲文明的淵源。

德國人心目中的世界，無所謂文明的潮流，（這裏我是指德國民族，並不僅指德國現在的主人翁），因為他們故意加以拋棄。在他們看來，世界從明天纔要開始，希特勒用六個戰爭，創造世界，但到了第七個戰爭，他還不肯休息。人們常應用戰時流行的土

語，說德國是野蠻民族，這個批評，又愚笨，又無意義，而且真偽互見。拿現在來講，德國人的確被一羣沒有受教育沒有傳統思想的人所統治，但就另一方面說，德國仍浸淫於歌德和裴都文的遺澤之中。不過，我們不必懷着什麼妄想，因為這個民族，比野蠻民族，還要危險。牠所採取的生活方式，和我們的生活方式，絕對不同。我既不是倫理學家，也就不談到善的勢力，和惡的勢力，我也不肯贊同一般人的傾向，認上帝作盟友。但我要慎重聲明，無論德國更換什麼政體，我們切勿因此而鬆懈疎忽。凡是我們對於文明，對於人的解救，所具有的觀點，以及用以建立這些觀點的基本思想，無不為德國人所唾棄。這些基本思想，是什麼呢？（一）是有節度和平衡思想，就是中庸之道，這是希臘傳給我們的遺產，一切的極權制度，無論納粹主義，或法西斯主義，在牠們的定義上，就和這個思想，立於敵對地位。（二）是共存的思想，就是反對標準化原則。（三）是認文明為有機體，活的，柔的，呼吸的，吐納的，（四）是認文明是宇宙的，（至少文明的企圖如此）但這個大同的趨勢，並不是由於一個征服者的強制，乃是由於自由的同意。這些原則，都是德國人所反對的，都是法國人所接受的。彼此衝突的原因在此，我們聯盟的基礎也在此。「假使我們分開，世界就沒有救了」。

幾句勸勉的話

我既然討論這樣一個題目，不能不對我的法國朋友，特別說幾句話，尤其是現在他們和我們「相隔日愈遠」了，我不能不在他們的祖國正受痛苦的時候，對他們說幾句同情的話。

我懷念法國的文藝家，使我讀到他們的著作，認識他們，愛慕他們。我懷念法國海軍的官長，使我得到和他們共同工作的機會。我懷念幾位親愛的友人，使我得悉沙郎特河 Charente 的源流。我懷念法國外省咖啡館的兩位老太太，其中一位的丈夫，是凡爾登的老班長，特別愛慕和信任英國，在我臨別的時候，會贈我乙種禮物，就是令我永不忘懷的一個小紙包，裏面盛着他們——俘虜——保護神的遺物。

他們現在怎樣呢？我不肯相信他們的靈魂，肯接受一切經過的事實，或違反共和國的訓條，擁護唯物主義，希圖締結一種有利的交易契約。假使我的聲音，能夠達到他們的耳邊，我就對他們說：「請你們忍耐些，隻隻船上都有老鼠，並不是隻隻船都遭沉沒。有許多人，大半是做生意人，從沒有打過仗，等到國家被迫的時候，他們準備走輕易的路，但在這條路上，他們爲了圖利起見，更容易淪爲奴隸，這班人，就是那些妥協主義者，那些懦怯者，我不是說兵士，因爲水兵和兵士，他們都相信維琪和在凡爾登，同樣是盡其天職。但是請你們忍耐些，總有一天，這些賣國賊，會追悔他們所做的好勾當。那些出賣藝術，出賣愛情，出賣國家的人，有一天會覺悟從前他們毫無代價，出賣

一切；等到他們老了，面上刻着賣國賊字樣，在失敗而沒有成就的懊傷中，他們會受着一般人的唾罵！」

我另外對於我在法國所愛的人，遙寄這幾句話：「德國的宣傳告訴你們，或許很多人也就相信，說我們將要跟着法國後面，投降德國。我們業已證明這是無稽之談，我們準備在將來，永遠駁斥這種譎言。現在我們和你們是分開了，但我們爲了自己，也爲了你們，同時爲了我們從前共同的生命和光榮，還要繼續奮鬥，我請你們張開眼睛，望着真理，拒絕假善的妥協條件，永遠記得昨日的法國，就是未來的法國，這是現在你們可能做的唯一件事。」

「你們要信任我們的同盟，不久的將來，還要援助我們。過去的九個世紀，已經證明英國從來沒有戰敗的習慣。你們對我們的親愛，對我們的力量，應該信任，如同我們對於法國永遠的生存，常抱着毫不動搖的信心。我們的勝利，就是你們的勝利，我們的和平，就是你們的和平」。

末了，我謹向

最慈善，最美麗，常使我快樂和健康的法蘭西，

這位不朽的偶像，表示敬意，並祝

她與天地共長久。

法國與世界文明

法國與世界文明

二〇

(重慶嘉陵新村六號)

自由法國駐華代表團刊行！(一九四二年六月)。

